



雙城記

何冀平

不比不知道

在太古城轉了一圈，中西食肆都看了，還是想吃上海菜，因為下午要看戲，香港話劇團的《醫道》，一台很特別的戲，很多好評，已經是最後幾場，必看。還有兩個小時開演，沒有時間慢慢品味午餐，一眼看到這裏有一家有名的上海菜王家沙、光明村的鮮肉月餅、老大昌的冰糕、杏花樓的青團、沈大成的糕點……都是上海最經典的味道，王家沙更以點心聞名。

王家沙是老字号，其本幫點心製作技藝，是上海市傳統手工技藝之首。王家沙的點心聞名上海，用料講究、製作精細，味道鮮美，蟹粉小籠包、蟹粉湯圓、雞湯雲吞都是名點，由以湯汁飽滿負有盛名。

就選定這家了。久不來太古，路已不熟，找了許久才找到這家店，正是午飯時間，以為必定要排隊等位，不料店裏卻只有兩桌客人，暗自慶幸來對了地方。草草看下菜牌，選定小籠湯包、雞湯雲吞，大鬧蟹已過時，吃賽螃蟹吧，雖知是蛋白替代，但炒得好不亞於真蟹。

民國時期的上海，我們只能從書或者影視劇裏才能窺見一二，實話說，多數因為製作不講究，形似神不似不盡人意，但是民國時期的古早味、上海味道，一直保留至今。江浙和上海人是內地

最早來到香港的首批富裕移民，浙江幫在本地一直有勢力，上海菜自然也就一直興旺到如今。

小籠湯包冒着熱氣來了，打開籠蓋內有6隻，但個個都沒精打采低着頭，好像洩了氣的皮球一點都不飽滿，咬一口，湯汁失去四分之三，所剩無幾。

雞湯雲吞也上來了，雞湯還是純得有雞味，但雲吞的皮和肉是分離的，像是「麵片湯」配肉丸子，賽螃蟹不像是剛出鍋，已經變得雲吞了，全店只有3桌人，不是因為繁忙粗糙至此吧。

倒要看看為什麼，店中有開放式的小廚房，小籠湯包一早蒸出來放着，湯汁當然就不見了。再看，3桌客只剩下一桌，冷冷清清，明白了為什麼這家有名的食店沒有客人。

其實剛剛從上海回來，酒店位置不屬旺區，附近一家普通超市裏，有兩家字號「小楊煎包」和「老盛昌」。在「老盛昌」叫一籠湯包，一咬爆汁；小楊煎包總是新鮮現做，湯滿肉鮮，據統計，一年能賣掉近1億隻。「老盛昌」總是滿座，菜包、肉包、蓋澆飯、大肉麵、蝦子撈麵，還配有上海的經典小菜，分量大味道正，價錢便宜到我不敢相信，所以這裏永遠是滿座的。

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嚇一跳，香港也算是美食之都，價錢雖貴但要有品質，要與旺振興必須認真檢討，有樣學樣吧。



此山中

鄧達智

母親的百合花

明天生日。

每逢4月，總想起母親在世，望門前花槽跟我細語：百合花豐滿，花開時分，靠近你的生日……

父母在世，家仍是家。

父母去，家是各自的個體。

若然兄弟姐妹間有人願意服務，負責統籌，年、節或各自生日，家人出國，回家探親，仍可一聚，這個家仍具凝聚力。

不然，都成為年長孤兒。

數年前，鄰居提議我們清理花槽。在眾多花草草和大棵遮蔭楊桃樹及舊屋拆卸的長條大塊麻石板間，他們看到蛇、鼠、雜蟲的痕跡……保持鄰舍關係平衡，Order 立接，即請散工協助清理。未曾細心審視，當時盛夏，過了百合開花期，草本的外表萎縮，核心的種子潛歸泥土中，自己疏忽未加保存。

來年仲春，每天出入途經花槽，總覺有些不對勁，靠近自己生日日，終於醒覺，母親的百合花種子，在清理花槽時，也被清理了。

這之後，再也沒在花槽重新種植百合花，來到每年生日前後，只好從過去拍下的照片憑弔母親生我經歷的苦難，憶念她對我們和花草樹木的愛情。

感恩朋友，借生日聚會，正常情況從3月底開始，正日在4月下旬，延伸到5月初，慶生餐聚排得密麻麻，生日蛋糕切個不停。

疫情期間，政府曾規定嚴禁晚市，只容許4人共桌。那年因此從3月中，一直吃生日飯至6月中，共吃58餐，原本隱隱現形的六塊腹肌，慘不忍睹變作單一塊！朋友更笑話：人家過生日，闔下過的何止生日月？簡直是生日季……

童年歲月，村居生活簡樸，逢小孩生日，祖母母親為我們燒開水，煮兩隻雞蛋，也不講究染成紅色（那些年，他們已有顏料化學物質不健康的意識），童稚的我們已經樂不可支，感覺自己在那天分外特別。

稍長，家中煮雞慶祝，起碼一隻大雞牌，盛放湯碗或碟裏，放置我們面前，大口大口咬着，自口欲感覺幸福。

歲月悠悠，生日，思念，再無物事可超越母親的百合花。



藝式生活

余宜發

「磁力共振」中途想放棄

上星期跟讀者們分享了我第一次照「磁力共振」的過程，其實是有點恐怖。我不是在這裏危言聳聽，只是想跟你們分享，如果身體真的有狀況的話，要透過這個機器檢測時，也記着我所說的要有心理準備。

雖然已經有心理準備，但在整個「磁力共振」的過程我自己覺得有點害怕，因為大概1小時內出現過六七種不同的嘈吵聲音。而我躺在床上之後，工作人員也告訴我，在我左手邊需要拿着一個按鈕，如果在過程中覺得不舒服，便可以按下這個製通知工作人員。坦白說，在感受到第二個震動聲音的時候，自己有點想放棄。

你會不會覺得我為什麼這麼懦弱，我的性格一向也比較容易緊張，而且無可否認比較膽小，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會不停想東想西。當時我在想，我這麼緊張，會不會因血壓高而爆血管，還有其他種種不知道何來的壓力，所以令到整個過程我自己也只能用努力撐着。雖然我曾經想按下停止的按鈕，但我也跟自己說：「如果按下之後，機器停了，到最後我還是要完成整個過程，不然又浪費時間，可能會需要更多時間才可以完成檢測，所以唯有忍受一下，我要努力去挑戰自己的膽量。」

好不容易，經過大概50分鐘之後，工作人員終於在我耳裏說：「檢測已經完成了，你可以慢慢起來。」當時真的鬆了一口大氣。而且我跟他們說：「剛才我感到很害怕，還想放棄。」而其中一個很友善的工作人員跟我說：「不止是你，其實有很多高大威猛的外國人，他們也跟我說很害怕。」可能就是因為一些奇怪的聲音進入我們的耳朵，便會令人產生恐懼，但真的總算捱過了。

其實，檢測完之後，工作人員跟我說：「結果要兩三天後才會知道。」這時心情有點忐忑不安，因擔心不知道會有什麼身體狀況真的出現。過了4天之後，始終忍不住詢問我的專科醫生。而醫生的護士跟我說：「報告沒有這麼快出來的。」我便又再擔心起來，不過我細心地想了想，如果檢測完真的沒有問題的話，相信他們會第一時間通知醫生，搞到我又詢問他們：「是不是檢測報告健康情況正常，所以才沒有這麼着急，需要我來看報告。」他們說：「應該是的。」

這時心情終於可以放鬆一下，到目前為止還是未知之數，但心情總算緩和了一些，希望報告出來之後是沒有問題就好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身體健康，好好保養身體，不要像我這樣經常出狀況因而影響心情及情緒。



◆母親在世時，每逢4月，看着門前含苞待放的百合花，總會帶笑說：百合花開，又到你的生日了。

作者伊圖



百家廊

李雲娥

那座古窯 那個窯工

白雲下的資江清澈透明、空靈悠遠，緩緩地從小溪市路過，如一雙江南水鄉的明眸，含情脈脈，儀態萬方。

江岸旁有一座毫不起眼的山，凌亂地長着一些毫不起眼的雜樹，在這茂密的叢林裏，卻藏着一個鼎鼎大名的窯洞，它就是斗篷嶺窯。古窯從漢朝開始燒製陶器，有灰陶麻布片、甕罐、墊圈、匣鉢等。瓷器造型優美、品種繁多、裝飾豐富，以「白如玉，明如鏡，薄如紙，聲如磬」的獨特風格深受人們喜愛。那些沉睡在山坡上的陶泥，經過匠人的巧妙加工，烈火的炙燒，變成了精美絕倫的藝術品、日常必需的生活品。正如陳志歲詩云：「莫笑挖山雙手粗，工成土器動王都。歷朝海外有人到，高嶺崎嶇為坦途。」

一日三餐，煙火四季，柴米油鹽，茶酒杯盞，祖祖輩輩的生活歷史，似乎就通過這一杯土的燒製，讓光陰濃縮、凝固，留下歲月點點滴滴的痕跡，讓生活煙火繚繞，活色生香。鄉村器皿都是河水和陶泥摻合上汗水、智慧、時間做成的。器皿在時光裏破碎，消失，凝固成記憶，篆刻成歷史，並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裏悠悠蕩漾。器皿從祖上傳到父輩再傳到下一代，如血脈遺傳，反覆輪迴，是一場在人間的漫

長旅行。瓷器在生活中穿梭，打水的罐，儲糧的甕，存水的缸，裝酒的壇，和麵的盆，盛飯的碗，還有精緻的小酒盅，吹得哇哇叫的小瓦哨……偶有那種瓷中貴族——青白瓷，婉約，含蓄，不動聲色地綻放。

你一定讀過一句詩：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」葡萄酒和夜光杯的相互成就，讓她們一起載入史冊，成了流傳千古的一段風流佳話。酒，更香醇，杯，更璀璨。沒有酒的時候，酒杯裏面是純白的，倒上酒，杯底會漸漸出現一個古裝美人，隨着酒一滴一滴滴進酒中。用此杯飲酒，彷彿喝的不是美酒，而是和美女在進行靈魂的交融。玉手持杯，酒香飄溢，眼神迷離，每個毛孔都瀰漫浪漫，如一首雋永的絕妙新詞，醉倒在春色裏。

斗篷嶺曾經就燒製過如玉製夜光杯一樣精美的極品瓷器。

曾經盛極一時的斗篷嶺窯，如今已頹敗得不留半分盛世紅顏，它藏在荒草之中，無人問津，只是流傳下來的故事，至今叫人感嘆唏噓。

東漢時期，小溪市當地有一個技藝精湛的大師傅寶鵬，發現家鄉的山上到處是上好的黏土、石英、長石、瓷石等，這不正是燒製陶瓷的好原料嗎？寶鵬是一個身懷絕技的

燒製陶瓷的大師，滿腹經綸，胸有丘壑。他決定在靠近江邊的山上挖窯燒瓷。上等的原材料，一流的燒瓷師傅，清澈純淨的資江水，簡直是絕配。寶鵬招收了幾十個年輕機靈的學徒。手把手地教他們篩選原材料，然後洗滌、乾燥，處理好原材料，以確保其品質和純度。再製作坯體，將坯體成形，乾燥處理後燒製，最後在陶瓷上繪製圖案，塗抹釉彩。寶鵬每天吃在窯洞，睡在窯洞。封窯了，開窯了。滿窯的瓷器晶瑩剔透，光彩奪目。那真是「質樸珠光堪作璧，紋鏤花鳥具傳神。」寶鵬的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。

後來，寶鵬又成功地燒了很多青瓷、白瓷，又將民間剪紙工藝成功運用於製瓷裝飾，形成了質樸、明快、生活氣息濃郁的裝飾風格。紋飾的一畫一刻，處處應韻而生，錯落有致，意境與韻味從瓷面呼之欲出，給人以自然、清新、亮麗的美感。燒出的瓷器深受百姓喜愛，走進了千家萬戶，坦坦蕩蕩接受萬家煙火。後來，寶鵬離世，為了紀念寶鵬這個偉大的窯工，那山就叫寶鵬嶺。

歲月更迭，山水變換，寶鵬嶺歲成了如今的斗篷嶺。而那古窯，早已廢棄於荒野，那人早已隱入塵煙。



冬陽天地

梁冬陽醫生

大自然療法

此自然療法不同彼自然療法，今天我講的是大自然療法。剛過去的長假期很多朋友放完假回來如沐春風，精力充沛，充足了電，大家爭相分享各自的旅遊相片和見聞，欣賞到不同的國度，平添了很多話題和樂趣。這些相中有去江南一帶的青山湖泊，花紅柳綠，盛開的桃花、杏花在那柳林中飛舞，江南水鄉小橋流水，揚州美食讓人垂涎三尺。

有來自新疆的美圖，遼闊的草原，漫山遍野的花海，遠處的雪山，令人眼界和心胸豁然開朗，如果我置身其中一定有意在天堂的感覺。

有些朋友去到珠江三角洲南海、番禺、順德、潮州，海南吃盡不同的美食，在這些魚米之鄉用最簡單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菜式。

以上種種都是治愈都市人的方法，3年疫情如同寒冬，經濟嚴重受挫，很多行業冷冷清清，甚至於要關閉，很多人變成宅男宅女不同外面接觸，人與人的交往只限於微信和短訊，沒有面對面的眼神接觸，感情的表達不到位，漸漸地關係會冷淡，疫情期間情緒病的個案明顯增加，如今疫情告一段落大家輕鬆鬆鬆去旅行，好好休息，抖擻精神，親友可以相聚增進彼此的溝通和感情，認識祖國多一些，實地體驗風土人情，將關閉的自己開闊眼界，特別是年輕人以前和內地的接觸比較少，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讓他們多看看，接觸多了了解深入了，感情自然增厚了。

事實上，我接觸的以前疫情期間有情緒問題的病人通過一些短暫的旅行，和家人相處，探訪親友，情緒明顯有了好轉，做人積極了，睡眠好了，我鼓勵他們繼續去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新的旅遊地方。

隨着中國旅遊業的進步，很多地方明顯地改善，例如以前最怕的公共廁所一陣臭味，現在卻是非常乾淨，一些大的商場和香港相似，窗戶明亮，服務態度好，再加上這麼多湖光山色，天然的美景，相信愈來愈多的人喜歡做一些短期的旅行，我自己就有個心願，希望在有生之年去一次新疆和西藏，如果能夠實現就真是無枉此生。

這個星期日（4月21日）政府推出「全港戲院日」（見圖），當日全港戲院票價一律為30元的優惠價錢吸引市民走進戲院睇戲，對業界來說算是一種支持吧！

這個活動去年4月曾經辦過，成績十分理想，可能是因為疫後復常的一種市場反應，所謂報復式消費，不少人一天看了幾套，票房自然賣個滿堂紅。但這道板斧在去年10月國慶日重施故伎時，聽說效果已大不如前，可能當時只做了買一送一，折算就是半價。今年捲土重來，劃一票價收30元，實在是有點吸引。因為這個項目，又是近期大忙人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全力支持的「香港流行文化節2024」活動之一，於是相關的宣傳又見他走來走去，這次他不是在外掛掛橫額，而是出來找連華一起進戲院看戲，政府撥了資源出了力，做了應做的事情。

票房取決於市場運作，供應與需求當然很大程度和價格有關，但含藝術成分、偶像式追捧類市場產品，往往會和價格脫鉤，只要你喜歡，價錢不是問題。貴貴的票都有人買，平平的都無人問津。我看問題關鍵始終是產品的性價比，值與不值，沒人能說了算。歸根究底，始終產品的銷情，必須回到產品的質量上，要消費者真金白銀進入戲院，除了用低票價去吸引戲迷外，還是要看到底那套戲的本身是否有號召力，那麼讓我們看看在這「全港戲院日」中，有什麼值得我們付費去看的電影，以下



細說星光

藪仁

全港戲院日



演藝掠影

小蝶

機器神的魅力

香港藝術節今年有一個名字很長的製作——羅伯特·利柏殊 × 機器神《庫維爾1975：青春浪潮》（Robert Lepage x Ex Machina—Courville）。其實羅伯特·利柏殊是編劇、設計和導演的名字，機器神是由利柏殊帶領下的創作機構，《庫維爾1975：青春浪潮》才是是次製作的名稱。

《庫維爾1975：青春浪潮》說的是發生在1975年一個位於加拿大魁北克郊區小鎮庫維爾之上的故事。這個故事不是記載大時代的歷史，主人翁只是一名17歲的平凡青年西蒙。舞台上述說的是西蒙的成長故事，一些看似很普通，對歷史絲毫不會作出任何影響的生活瑣事。可是，這些事件卻在成長階段的主主人翁心中留下烙印。

西蒙住在庫維爾的單層平房地下室，陪伴他的是父親的骨灰。樓上住着母親和與母親有染、不務正業的叔叔。他有

一名愛慕他的女性朋友，一名他仰慕的朋友馬修和一個沒有教養的朋友。他的生活看似很簡單，但是在利柏殊的團隊的創作下，卻在舞台上呈現一個不凡的演出。

《庫維爾1975：青春浪潮》是一個木偶劇場，創作團隊輔以各種他們拿手的舞台機械和機關，構造成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庫維爾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範圍，如他居住的地下室、母親的起居間、他的朋友的家、游泳池、更衣室、郊外河畔、展覽廳、公路等。西蒙在每一個場景之中，都有他的一段故事和感受與觀眾分享。在他那濃縮為2小時的成長之路中，我們與他一起見證他的悲和喜、哀與樂。

西蒙和所有角色並不是由真人演出，他們都是一個個木偶。3名木偶師穿上黑色衣服，在舞台上操作所有木偶角色。雖然他們與木偶一同出現在台上，觀眾的注意力卻只會集中在木偶角色之上。台上另有一名敘事者奧利維亞·諾曼（Olivier

Normand），負責敘述事件和聲演各個角色。換句話說，無論是男女老幼的角色都是由他一人聲演。連續站在台上2小時不停地敘事和演繹多個角色是一項難度很高的挑戰，演出者能恰如其分地把全劇的靈魂角色做好，殊不簡單。

既然稱為機器神的製作，台上的機關自然是最吸引觀眾的焦點。整個演出機關變化頻頻出現，把舞台變成一個個不同的地方和視點。令我深刻印象的有3個機關：第一是西蒙在泳池偷窺救生員馬修時，泳池竟然有水；第二是由馬修的家突然變成西蒙的家，馬修之家本來整個鋪着的帆布忽然間全都被「吸進」舞台後排的數個洞裏，舞台立時呈現出西蒙的家；第三是把本是博物館的一幅掛畫一直向觀眾席推前，最後掛畫變成舞台的大背景，所有變化盡在那一瞬間的光景，真不愧為機器神。

更難得的是，一首以木偶譜出的青春之歌，竟然滲出淡淡哀愁，叫人動容。

